

# 自序

本書是以我在2007年5月向母校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提出的博士論文〈戰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関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改寫而成。

在北海道大學留學期間，拜入川島真教授門下，學習外交史、東亞國際關係研究等專業課程，更重要的是學習如何作學問。記得留學第一年的暑假前，川島教授給了我一個暑假作業：「利用這兩個月，先在學校圖書館查找跟你想研究相關課題的資料，建立個人的研究資料庫」。對我而言，這是前所未有的經驗學習，一方面必須克服日文的電腦打字，另一方面必須梳理出資料別及年分，如此一發不可收拾的沉浸在資料的世界裡，那份對於準備探索學問的震撼與感動的餘溫至今仍在，因為這可說是我從研究生到碩博士生時代學術養成的起點。

我的專攻以戰後日本外交作為主要研究範圍，對於一九五〇年代日本對中國政策甚感好奇。當時日本歷經戰敗被盟軍占領，日本國內正在重建並復原，且必須面臨全球冷戰架構下美蘇兩大陣營壁壘對峙的國際環境，不得不面對幾乎同時發生因中國國共內戰導致分裂成「兩個中國」的東亞變局，以及舊金山對日講和條約簽訂後形成的舊金山體制，此時台灣亦進行脫殖民地化的政治秩序重組。然因，深受全球冷戰及國共內戰結果的影響，日台關係從原來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帝國體系秩序下的「內國」關係，轉變成「準外國」關係；復因國共內戰結果所致，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政權移轉到臺北，致使出現戰後至今一連串懸而未決的國際問題。舉凡「台灣主權地位問題」、「兩個中國」等等，不僅是二戰之後所遺留未解的政治難題，甚至引發日美中臺四方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衝突，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問題亦成為周邊國家的重要議題。

當時日本的執政者，如吉田茂、鳩山一郎及岸信介三位首相，如何各自採取外交策略，以應對國際環境的變化，期待完成各自內閣時期對「中」政策的外交願景。吉田內閣時期為打開對「中」外交政策而摸索試行「政經分離」的方式，繼任的鳩山及岸兩位首相內閣時期是否也必然「蕭規曹隨」？再者必須直指問題核心，「政經分離」的定義為何？定義上的文意若出現認知上的差異，則會產生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的嚴重誤解。對於這些疑問與課題，驅使筆者在學術層次上的好奇心，亟欲解開這層如同「謎」樣的戰後日本外交「史」。而筆者的研究焦點：「政經分離」，正是打開戰後日本對「中」外交之「謎」的關鍵密碼。

本書有幸能夠付梓，需要感恩許多貴人的協助與幫忙。筆者在川島教授研究班學習期間，以實證的研究途徑為基礎，透過研讀學術論文、專業著作及資料，發現問題並提出問題意識，且利用研讀外務省外交史料，進行史料分析的爬梳與建立研究架構，以穩固自己基礎知識的建構，並持續擴大研究視野，豐富自己對於戰後日本外交的研究基礎，逐步建構撰寫博士論文的學術能力。雖然畢業十年之後才有機會將博士論文改寫專書，筆者必須自承學力或稍有未逮之處，然而對於川島教授的寬容與學恩之情，銘感永誌。

再者，筆者在留學期間，受到當時教授國際政治的中村研一先生的勉勵，讓我對國際政治產生更多元的思考與更柔軟的見解；選修兩年松浦正孝教授的日本外交史，強化我對日本外交基礎知識的建立；鈴木賢教授在我剛到北海道的第一年給予生活上諸多協助與鼓勵，讓我在學習上燃起挑戰的動力；山口二郎教授在日本政治的課程上，給予諸多的關心與建議。遠藤乾教授作為我博士論文口試的主查，給予許多教示，特別囑咐學無止境，務必精進學問，最後以北海道大學初代教頭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博士的名言：「Boys, be ambitious」訓勉筆者。

筆者於2007年6月獲得博士學位後回臺，受到許多老師的協助與關懷。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黃自進教授、中央研究院台史所黃富三教授、政大國關中心蔡增家教授、前AIT處長司徒文博士等，無論是學術研究、或邀請筆者參與各項研究計畫等，皆給予筆者相當多的協助與鼓勵。此外，我要特別感謝國立臺灣師大東亞系王恩美副教授，應允擔任計畫主持人協助筆者在2015年8月獲得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第一梯次博士論文改寫專書計畫的補助，讓筆者得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分駐點師大東亞系，無後顧之憂專心改寫博士論文。2016年8月感謝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任耀庭教授（時任所長）、胡慶山教授、蔡錫勳副教授（現任所長）、小山直則副教授，與國際研究學院王高成院長（現任副校長）和戴萬欽前副校長及張家宜前校長不吝拔擢牽成筆者，讓我有機會服務淡江貢獻所學，筆者謹以此書在淡江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敬表謝忱之意。再者，感謝淡江大學出版中心吳秋霞總編輯及張瑜倫小姐，協助本書校稿與精心編輯，其敬業精神筆者深受感動。筆者想要感謝曾經幫助過我的學界先進，然限於篇幅無法一一道謝，藉本書付梓之際，同表感謝之意。

最後，衷心感謝我的父母、家內和可愛的カユ、カシン及妹妹和妹婿們，感謝你們的包容與協助，讓我有幸得以學者作為一生志業，所有我的榮耀都歸於你們，感恩。

本書內容或有許多觀點思慮欠周，或是遣詞用字辭不達意，或文字表達錯誤之處，仍歸咎於筆者的才疏學淺，期待學界先進不吝提出批評與指正。

徐泫馨（年生）謹識

2019年1月於歲末寒冬春寒陡峭的淡水校園